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徐幾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

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

臣按天下之物無一不起於聖人是雖一耒耜之末一門户之微凡所以為利於天下者皆有所取

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朱熹曰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

臣按聖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録其三卦者工作之器爾

書帝曰疇誰也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謂之若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謂

守法循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所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其所無事之智馬耳後世之工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豈所謂若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

謂之百不止一工也飭者修治以為器化者變轉以為用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玄曰審曲面埶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向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劒削之屬飭土而為甗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

臣按國有六職者即所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所謂職者通上下言猶所謂職業云

非專言官職之職也作記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

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蓋無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無所用之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吳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

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為用無往不利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

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㮚氏之子常為量㫒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劒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

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於聖人是則天下之器用無一而非聖人之所造始也智者於其間特因其類而創為之而巧者又從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有一器之作則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則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無用有用而無利耗材物於無用費

民力於無益聖人所不作者則智者必不創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於用器常度之外此聖王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為輪為蓋輿為車輿弓為弓廬為廬器戈柲之類匠營宮室為溝洫車為車為耒梓為筍簴為飲器攻金之工築為削冶為戈戟鳧為鍾㮚為量段為鎛桃為劍攻皮之工函為甲鮑治韋革韗為鼓韋熟皮裘為裘設色之工畫繢雜五色鍾染羽筐闕㡃湅絲

刮摩之工玉（治為圭璧）楖雕（闕）矢（為矢）磬（為磬）搏埴之工陶（為瓦）旊（為簋）

鄭玄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畧記其事爾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賈公彥曰此言工之多少總數

臣按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

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聖人立成器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為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禮樂而

尚文以梓人為侯為筍簴為飲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臣按疏謂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專據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終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又有輈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歷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後之所尚者乃所以矯前代之失也然矯其失而或過於專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無偏焉此聖人為制

所以必因時制宜損過以就中非但施於禮樂政事者為然則雖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於其中也

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無過舉歟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玄曰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

之器

臣按曲禮所記六工與考工記大同小異先儒謂此爲殷制然所稱之名雖異而所治之事則同土工即摶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攻皮之工也草工葢設色之工歟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閎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

器闔以奄

方慤曰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闔以奄闔則收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於四時所用之器各有不同蓋王者承

天以出治凡其身體之所居處被服食用一一皆順天時以奉天不敢茍也是以非四時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隨時而為之制所以範一身於禮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飲啖目所盼視手所執持無一事而非順天時合天理也彼雖欲作淫巧以蕩上心烏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榦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陳澔曰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榦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此時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

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揺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緻同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孔穎達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揺動在上之心而生

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容緻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

方慤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則工師之官所掌

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間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

勞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也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也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工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

臣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

續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

顔師古曰主作禁器物

臣按後漢典工作之官

宣帝時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㝠㝠絶惡於未萌也宜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時樊

準上言調和隂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逺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禦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為民生日用之具竝有五材以脩六府有不備者又因其材而飭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

於闕乏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為六
官而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於官常之外
別以禁禦之內立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製珍
異之器嗚呼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茍製一器而
費百器之材當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貨財於
無用用工力於無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為奇
巧精緻之物者欲以誇耀於人也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欲誰誇哉況宮闈

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朝夕左右得於觀視之間者宦官宫妾爾彼生深宫之中執使令之役固無外交亦無遠識亦何用誇彼爲哉爲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奪生民之衣食勞生民之筋力以爲此無益之事哉張緼古云壙其宫而瑶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臣愚謂於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並斷俸禄

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孌倖用事貨賂公行

臣按人君之於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幾何一生能著幾輛屐邪天下無事府庫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過於自奉況兵外用而財內竭百官月俸皆不繼而吾乃多為器用而寘之於無用之地何為也哉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豈其倫哉毋乃近於褻乎

宋太祖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臣按亡國之君與興王之主自然奢儉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

臣按金銀器皿之屬雖極精巧然其質猶不費損也一旦毀之本質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謂珍異寶石之類梟工於無益毀壞則無用上好之則貴一旦廢之與瓦礫等耳太宗於金銀器之精巧

者且毀之況肯聚工以為寶石竒玩也哉所謂汝以竒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寳大哉王言可為百世

師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髙逺事無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萬殊博而通之雖有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臣按太宗於油衣帟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為樂翦綵綺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壽命短長國祚久近皆分於此也

上工作之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八九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

孔頴達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

服賜之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

臣按賜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彰

顯之蓋爵予之以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顯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命以彰顯之命之以爵而必與服俱不過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諸無德之人豈不逆天意哉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鄭玄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為之服士與士同庶人與庶人同不得自為異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眂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

其服九章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弁師諸侯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之繅藻同雜文之名斿九就成也瑉玉也玉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謂三采也玉瑱以玉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為之所以貫者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踰越

劉彝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於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

同用之但有命數等差爾後世則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屨人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屨以王命賜之者也功屨冬之皮屨服功裘者散屨卑者之素屨也

後漢志註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長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以下皆千石尚書中謁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銅印黄綬

臣按此漢朝印綬之制然所謂金紫者印與綬也

非服色也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盡廢穭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

果何所據哉為治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後世幞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黄袍

胡寅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隋文儉約施之宫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則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混而無別何以聳下人之觀視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

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為龜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矣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為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緑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為榮蓋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

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導五梁則瑇瑁三梁兩梁則犀也其服竝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縹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

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則玉劒佩暈錦綬二玉環冠三梁者則劒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冠兩梁者則劒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駙馬伯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領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無焉其餘皆同惟不佩劒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則與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准周禮服冕有旒今制

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臣

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

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因異其名爾其製作始於

漢即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

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晉加為五梁唐之

梁數如漢宋初有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

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則加至八焉公八

梁侯伯駙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别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九者陽數之極也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緑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領大袖下施横襴束

以革帶幞頭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緑後世遂為朝服

馬端臨曰用紫緑青為命服肪於隋煬帝而其制遂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見史言祭服用袀（紺色）玄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袀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嗚呼五胡亂華以來極於元魏之世凡中國之衣冠禮服皆為所變一切趨於苟簡是雖華夏之域其所以為身之章者無復上衣下裳之制豈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來以紫為大臣之服我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舊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通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

黄履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其無德焉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

夫受之者不以為褻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紱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予之者不以為狗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此勸懲之微權也

臣按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

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爲無復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魚袋不復設凡常朝叅官則製牙爲牌刻其官銜於上凡勲親文武四字號俾其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則不得闌入焉其制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所以爲出入之防則一也其諸異乎宋人用以

為美飾榮觀者歟

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

臣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

使學士中丞内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鵰細錦三司副使宫觀判官黄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挍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為鳥獸

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也定為常制頒之天下俾其隨品從以自造非若宋朝官為製之歲時因其官職大小而為等第以給賜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來文武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舊制往往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

自熊羆以下至於海馬非獨服者鮮而造者幾於
絶焉伏請申明舊制違者治之如律蓋本朝無金
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有在於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
臣按元朝服色雖禁不許服龍鳳文然所謂龍
者五爪一角者爾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逮
我聖朝立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
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及凡官員軍民僧

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玄黃紫三色並織繡
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禮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於耳
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者而
禁革之所以潛消其非分之望窒遏其過求
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
微權也

以上論章服之辨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胥隷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上所召下所禀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吳澂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謂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述者

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敘謂才智爲什長者官敘即胥所治者治敘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庫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令之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爲什長者也徒若今隷卒之屬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為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

鄭玄曰農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賈公彦曰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覯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禄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責其廉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為上農夫食五人者為下農夫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知矣其詳有五等之别其大畧不過三等而已言其禄以農為差

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

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先王遺意後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禄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禄者直欲人人知自愛也雖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禄之易給而人人知自愛然亦所以省事

也蓋為治之道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按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按而無紛更叢蔽之患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御簡舉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而上之人得所據而不煩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畆之分孟子言百畆之糞盖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備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之説與王制不同然皆是説庶人在官之禄必視農夫之上下以為多寡也王制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孟子謂小國之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

耕則王制所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蓋亦與王制之意同也但周禮所謂府史胥徒胥雖列於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後一胥胥乃衆人之中有材智為什長者則其祿當比三者稍加優而賈氏特序而順推之以為多於徒而少於史恐未必然也以上言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

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昭禹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

之未獲者則司隷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隷帥而役之以五隷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　邦有祭祀賔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隷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蓋以四夷之民內守王宫外守厲禁皆司隷帥之也

臣按隷謂給勞辱之役者設官以掌之謂之司隷而司隷又統其屬有五焉曰罪隷曰蠻隷曰閩隷

曰虎隸曰貉隸先王之世設爲百官百執事各有其職所以奉上而臨下者禮節事爲舉其大者而已若夫勞苦之役卑瑣之務汚辱之事必有卑賤者以代之此司隸之官所由設也所謂帥其民者役常民而爲之也罪隸者有罪而役之也蠻閩夷貉則俘虜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衛王宫守厲禁搏盜賊養鳥獸牧牛馬助牽傍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直廳皂隸於凡職官自一

品至九品又皆給以皁隸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數隨其品級以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俾其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吳澂曰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趨謂疾行辟謂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謂條狼氏掌執鞭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芊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孔頴達曰環濟要畧云自營為厶八厶為公言正無

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䖍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隷隷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謗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即此意也以上言徒隷

以上論胥隷之役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彦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節則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玄曰委積者廪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賈公彦曰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廪餼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旅客也謂客有羇縶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

惠之鄭注謂廬今野候徒有庌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庌舍與廬相似注謂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況也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即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樓即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

鄭玄曰野謂逺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賈公彦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覊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

息井樹賓客所宿之廬所止之舍井以供飲食樹以為藩蔽

王昭禹曰掌達道路至於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於四畿而比其宿息井

樹者不復有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鄭玄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乗傳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乗傳騎驛其原葢出於此

環人取周閭保護之義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㯅與柝同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

幾送逆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者也令聚欜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客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焉可見

先王之於賔旅非徒餼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使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上高日臺有木日榭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塗也館宮室諸侯賔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賔從有代役代客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隷人牧圉各瞻視也其事百官之屬各展陳也其物公不留賔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

之敎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也寧安也葘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

臣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者其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雖列國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大皆不可不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史以節逆節瑞節逆迎也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

除_也掃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也司空視塗_險視

_也易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_燎庭水師監

濯膳夫致餐_食熟廩人獻餼_餼生曰司馬陳芻_馬秣工人展車

_{補其傷敗}展省客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如

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亦可

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黄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臣按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横乗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乗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乗一乗

顔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臣按令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别即漢所謂高足中足下足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令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臣按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平帝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顔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官文書入遞也

漢舊儀曰璽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二尺半長五寸面隷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嘉祐驛令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十疋五疋大率上馬一疋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鄰郡民户糧不及數者衆户輳數當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

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總驛劵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有等第編次為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塗之備

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塗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最險故聖人於易屢以利涉與不爲言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不絶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无不可至焉所以來遠人於無外廣王化於無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

張載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

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板於其上以為橋杜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玄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

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烖及兵也閉絶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也行畛涂道路之謂五涂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玄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橋相輳不得陷絶也

臣按官而謂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 客行道所舍）

鄭玄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

賈公彥曰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叙過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爲治不但詳於朝廷之上國都

之中則雖天下之道路舟車所至之處無一之或遺焉者可見聖人為治無間於大小邇遐也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繞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内外廣狹之制異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内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轍迹之度然

後為天下一統焉茍有一之或窒閡閉隔焉則有
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啟九道即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蒲
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玄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于淹没道路而成淖濘有妨車馬行旅之往來故先時而為之備水患也如此

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博說道之異名一達謂之道路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謂之劇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康莊之衢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一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則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泭併木以渡

臣按造舟維舟方舟即今所謂浮橋特舟即今渡船泭即今箄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心星也）朝覿（謂晨見也）矣道（路也）茀（穢塞也）不可行也候不在疆

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氐之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輿梁橋可通車輿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

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工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纎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為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

齟齬足徑之痺瘃也聖人仁民之政無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况其關係之大者哉

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不知為政陳國道茀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葢道路橋梁雖于政治無大干繫然王道至大而全備一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而一人不

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濟亦足以為
大段之累全體之虧也故大人行政雖受一命居
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者薛宣于見其子之為邑
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覘
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
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盡力于其小
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也良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敢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黄河為之以船為脚竹簹亙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作橋于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為梁為証然詩不言其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

橋蓋橋作于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

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作于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絙百丈連船

千艘辮脩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載俾

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為連鏁鎔以為伏牛偶立于兩岸

禁連于河中潬鏁以特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

浮梁

臣按凡干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